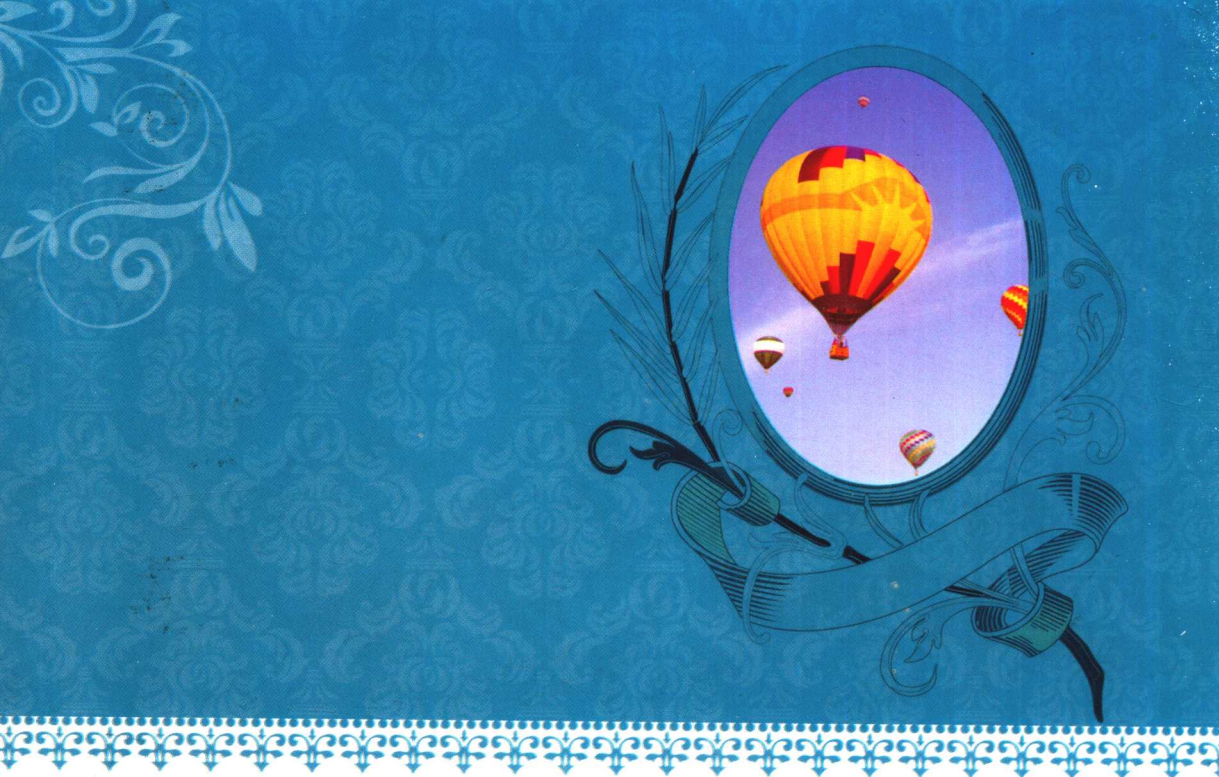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鸿夫 译

气球上的 QI QIUSHIANGDE WUXINGQI 五星期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法] 凡尔纳 (Verne, J.) ◎ 著 鸿 夫 ◎ 译

气球上的 QIQIUSHANGDE WUXINGQI 五星期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气球上的五星期/(法)凡尔纳(Verne,J.)著;鸿夫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469-2300-0

I. ①气… II. ①凡…②鸿…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8571 号

气球上的五星期

著 者 (法)凡尔纳(Verne,J.)

译 者 鸿 夫

责任编辑 王 琴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4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300-0

定 价 27.80元

导 读

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被誉为科学幻想和探险小说之父。他生于法国的南特，二十岁以前就在这个海港城市读书，从小培养了对航海的浓厚兴趣。在巴黎攻读法律期间，他经常上国家图书馆，开始热衷于各项科学的新发现，同时系统地研究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为他想写的科学小说积极准备词汇。

1863年，凡尔纳将《气球上的五星期》的手稿交给出版家赫泽尔，很受对方的赞赏，签订了长期的合同。小说印出获得成功之后，被译成世界各国的文字出版。自此以后的四十余年间，凡尔纳不懈地创作，几乎每年都有一两部新作问世。他的科学幻想小说的总名称是《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奇异的漫游》，或简称为《奇异的漫游》。这些作品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可以说写的是整个世界。其中最著名、最为读者所喜爱的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蓓根的五亿法郎》、《烽火岛》、《征服者罗比尔》、《喀尔巴阡城堡》、《米歇尔·斯特罗哥夫》等等。

《气球上的五星期》是儒勒·凡尔纳太空历险作品的首部，为他今后的科幻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讲述了弗格森博士带领自己的仆人乔和老朋友迪克·肯尼迪组成一支探险队，他突发奇想，要乘坐气球“维多利亚”号横跨神秘的非洲。在此之前，有许多勇敢的探险家已深入到非洲内部，但是有不少人因此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弗格森博士以科学为依据，精心设计了他们此次空中旅行的交通工具——一只特大号的气球。在横越非洲的旅途中，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来自大漠的干渴与疾病，也有来自当地野蛮人部落的凌辱与袭击，更有来自大自然的肆虐侵袭，种种天灾人祸纷至沓来，考验三位主人公的意志。三人中，弗格森博士头脑灵活，遇事冷静，是团队的核心力量；迪克·肯尼迪是名优秀的猎手，他的枪法十分精湛，但他的个性谨小慎微，不过他对于老朋友弗格森倒是充分信任与理解，十分忠诚于他们之间的友谊；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乔这个人物，他对主人弗格森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为了两位同伴的安全途中有两次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跳出吊篮，其中在乍得湖上的那一次尤为惊险刺激。他的行为相当敏捷，视力也超出一般人，常常用肉眼就能看到一般人只有通过望远镜才能看到的東西。博士之所以带上他，就是因为他的这两个过人优点。当然，他的厨艺也相当了得，没有他，他们的胃就不会那么舒服了。这个人物特别值得读者朋友们学习的一个长处就是乐观，每次面临危险，他都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为朋友们牺牲自己，从而历经千辛万苦，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嘛！虽然他优点颇多，为他们的旅行增色不少，但他也有缺点，那就是贪婪，这一点在金矿石事件上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不过，话说回来，人无完人嘛，何况，这样刻画出来的人物才更加生动真实呢。

儒勒·凡尔纳的著作几个世纪风靡不衰，征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非凡的预见性、瑰丽的想象力、曲折的情节、多学科的知识、隽永的笔法、幽默的机智构成了他的作品魅力。读他的作品可神游科海而于乐得教。20世纪60年代中国青年曾从他的作品中饱受启发。呼唤科学想象的现代青年更需要他的引导。

本书译者才疏学浅，难免有纰漏之处，望读者朋友海涵，并欢迎提出批评改正意见。

第一章

一场博得无数掌声的演讲会结束了——塞谬尔·弗格森博士的简介——精益求精——博士的全幅画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宿命论者——在旅行者俱乐部举办的晚宴——频频举杯祝贺

1862年1月14日，在伦敦滑铁卢广场三号的皇家地理学会的会议室里聚集了一大批听众。学会主席弗朗西斯·M先生向他的同行们做了一场意义重大的报告，报告常常被听众的掌声所打断。主席下面这几句饱含爱国热情的话慷慨激昂地结束了这次激动人心的演讲：

“英国总是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因为大家都知道，各个国家的发展总是有个先后顺序的）“这都是由于该国的旅行家们在地理探险上的大无畏精神。”（大家一致赞同）“塞谬尔·弗格森博士，英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之一，他是不会辜负祖国母亲的厚望的。”（“他当然不会的！”从会场的各个角落都传来这样的呼声。）“这一尝试如果能够取得成功”（“它一定能成功的！”），“就能将世界在非洲地图学方面的零散知识完善并连贯起来”（热烈的掌声）；“如果失败了，它也至少可以作为人类精神史上最大胆的设想而留在史册上！”（雷鸣般的喝彩声。）

“好哇！好哇！”激动万分的听众喊道，他们完全被这番慷慨激昂的话激荡得热血沸腾。

“坚韧不拔的弗格森万岁！”热情的人群中最激动的一位喊道。

狂热的欢呼声在会场里回荡，每一个人口中都喊着弗格森的名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经过英国人的喉咙一喊，这个名字将永垂不朽。说真的，会议大厅都差点儿在这狂热的喊声中摇晃起来。

与会的人中也有一些无畏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他们那强烈的好奇心曾促使他们的脚步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垂垂老矣，并耗尽了体力。他们所有的人精神上、肉体上在某种程度上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他们经历过沉船、火灾，面对过印第安人的战斧和棍棒，在囚禁和酷刑，以及波利尼西亚食人族的魔爪下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才

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听了弗朗西斯·M先生的演讲，他们依然禁不住心跳加速，这无疑是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成立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演讲。

但是在英国，热情并不仅仅短暂地停留在口头上。用它铸造钱币远比皇家造币厂的铸币机速度还要快。为了支持弗格森博士的事业，主办方投票决定当场进行募捐活动，并立即筹得了一笔不小的数目：两千五百英镑。这一数目与该项事业的重要性是成正比的。

地理学会的一名成员问主席是否能将弗格森博士正式介绍给大家。

“博士随时欢迎大家的提问。”弗朗西斯先生答道。

“那么，让他进来吧！把他带进来！”听众喊道，“我们很想与这样一位具有非凡勇气的人面对面交谈！”

“也许他提出的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主张只是为了糊弄我们大家而已。”一位中风的海军老上将发牢骚说。

“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弗格森博士这样一个人呢？”另一个声音幸灾乐祸地叫道。

“如此说来，我们不得不杜撰出一个来了！”这个严肃的学会里一名爱开玩笑的会员回答说。

“请弗格森博士上台来。”弗朗西斯·M先生平静地吩咐道。

于是博士进来了，他站在那里，对于欢迎他的雷鸣般的掌声完全无动于衷。

他大约四十岁年纪，中等身材。他脸色红润，一副自信乐观的样子。他气定神闲，相貌端庄，长着一只大鼻子——这鼻子犹如一只大船的船首，长着如此鼻子的人注定会获得伟大的发现。他的眼睛和蔼可亲又充满了智慧，同时又闪烁着勇敢的光芒，这双眼睛为他的外表增添了一股非同寻常的魅力。他双臂颇长，双脚稳稳地扎在那里，具有一个伟大的步行家的风范。

一种安详而又庄严的神态包裹着博士整个人，无论谁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干什么欺骗勾当，尽管是没有恶意的。

欢迎他的掌声经久不息，直到他用友好的手势示意大家安静，掌声才平息下来。他走到专门为他设置的座位前，然后笔直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目光坚定地环视全场一周，将右手食指指向天空，声音洪亮地说了一个——

“Excelsior！”

布赖特和科布登的意外质询，帕斯顿公爵为加固英国海岸线的峭壁而突兀地申请基金的每一次演讲中，从来没有哪一次取得过如此的成功。弗朗西斯·M先生的演讲完全被这道耀眼的光芒遮掩了。博士只用一个字就表明了自己的谦虚、谨慎和高尚。他说了这样一个很合时宜的字——

“Excelsior!”

那位曾经吹毛求疵的中风的海军老上将彻底被眼前这位非同一般的人物征服了，他立刻将弗格森博士的演讲一字不差地照搬上《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会报》。

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所提议的伟大事业又是什么呢？

弗格森的父亲是英国海军的一位勇敢而又正直的船长，他一直将儿子带在身边，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体验到了父亲所从事的职业的冒险和乐趣。这个勇敢的小家伙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小时候便显示出勤于思考、思维敏捷、智力超群的天赋，并且对于科学研究十分钟情；而且，他在摆脱困境方面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才智；他从来不会被难倒，即使是在第一次使用刀叉吃饭的时候——在这件事上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哪个孩子会取得成功。

对冒险和航海探险之类书籍的涉猎在幼年时便燃起了他对此的狂热，他痴迷地关注着十九世纪初期的那些重要发现。他为蒙戈·帕克、布鲁斯、卡耶、勒瓦扬的辉煌成就而折服，而且我真的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崇拜塞尔扣克（即鲁滨逊·克鲁索），他一直认为后者与其他人相比毫不逊色。他曾与那位英雄一起在荒岛上度过了多少美妙的时刻啊！他常常批判那位从沉船上死里逃生的水手的想法，有时候也反复讨论他的计划和设计。要是换成他，他才不会那样干呢，他会怎么怎么做，至少不会比鲁滨逊差——对此他十分确信。但是有一件事让他很满意，那就是他永远也不会离开那个快乐的小岛，在那儿他就像一位没有国民的国王一样无忧无虑——即使封他当海军大臣，他也决不会离开的！

很容易便能猜想到，他的这些倾向在青年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为他曾到达过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他父亲见多识广，总是不失时机地培育他的这种敏捷的智力，他让儿子系统地学习了水文学、物理学和力学，同时也学了一些植物学、医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

塞缪尔·弗格森二十二岁那年，令人尊敬的船长过世，到这时为止，弗格森已经环绕地球一周。他曾加入孟加拉工程兵部队，并立了几次战功。但是士兵生涯并不十分适合他，他无意于命令别人，同时也不喜欢服从别人。于是他提交了退伍申请，然后一边收集植物标本，一边打猎游玩，朝印度半岛北方前进，从加尔各答到苏拉特，他穿越了这个半岛——对他而言，这只是一次业余的旅行而已。

从苏拉特，他又去了澳大利亚，于1845年加入了斯图尔特船长的探险队，这支探险队受命出发去寻找估计存在于新荷兰中部的一个新的内陆海。

1850年左右，塞缪尔·弗格森回到英国，这时他对于探险的兴趣更加浓厚了，直到1853年为止，他一直跟随麦克鲁尔船长的探险队，从白令海峡到费尔韦尔角，环绕美洲大陆。

无论旅行中如何困顿劳累，无论气候条件如何恶劣，弗格森的体质都能奇迹般地坚持下来，实在令人叹服。在荒无人烟的最艰苦的环境中，他也能够应付自如，他身上具备一个典型的优秀探险家所应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他的胃能够任意伸缩；他的四肢能够根据休息场所的大小随意变长或者变短，因为每一个阶段的旅行中，休息场所都是千变万化的；他能在白天的任何时候进入睡眠，也能在夜晚的任何时候清醒过来。

所以，发生下面这件事也就没什么可惊奇的了：我们的这位旅行家从1855年到1857年，访问了西藏的整个西部地区，陪同的还有施拉京特魏特兄弟，并从那里带回了一些珍稀的人种学方面的观察报告。

在这些不同的旅行期间，弗格森成为《每日电信报》最活跃、最吸引人的通讯员，这种每份只值一便士的报纸尽管日发行量达到十四万份，仍然满足不了世界各地庞大的读者群的需要。这样一来，博士便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尽管他根本就不是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或者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也不是旅行者俱乐部的会员，甚至也不是皇家工艺学会的成员，当时他的朋友统计学家科克伯恩是皇家工艺学会的领头人物。

有一天，后面提到的那位学者拿他寻开心，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已知博士环绕地球所经过的英里数，由于半径不同，请求出博士的头比他的脚多走多少路？或者，已知博士的头和脚所经过的英里数，请求出这位先生的准确身高？

这本是恭维博士之意，但博士却总是远离一切学术团体——因为他属于个性鲜明的人，不是善于夸夸其谈之人。他认为将时间花在寻找和发现上，比花在讨论和争吵上要有意义得多。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英国人某天来到日内瓦参观日内瓦湖。他被安排坐上一辆旧式马车，乘客们肩并肩坐在里面，就像是坐在公共马车里一样。而且，这位英国人的座位碰巧是背对着日内瓦湖的。马车环湖行驶一周，这英国人从来就没想过要回过头去看一看，他就这样带着对日内瓦湖的印象兴致勃勃地回到了伦敦。

然而，弗格森博士在每次旅行过程中，都回头将身边的景象看得仔仔细细，这样做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益处，他看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事。他这样做，只是天性使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宿命论者，一个不折不扣的宿命论者，他完全依赖自己，甚至依赖天意。他声称与其说他

是被吸引，倒不如说他是被自己的意志力所驱使才去旅行的，他像一辆火车头一样环游世界，它并不是由自己牵引，而是在轮子下面的铁轨的引导下不断前进。

他常常这样说：“不是我沿着我的路线走，而是我的路线跟在我后面跑。”

这样一来，读者就不会诧异他在面对皇家地理学会欢迎他的掌声时何以能够如此心平气和了。他根本不在乎诸如此类的小事，他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他将弗朗西斯·M先生对他以及他所提议的事业的介绍看做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一件事情，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由此所产生的惊人效果。

会议结束后，博士在一行人的陪同下来到帕尔玛尔大街的旅行者俱乐部。大家在那儿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饭桌上盛于盘中的食物大小与被邀的人物的重要性成正比。在这场华美的盛宴上，有一条煮熟的鲟鱼，它的尺寸竟然和弗格森博士本人不差分毫。

人们尽情畅饮法国葡萄酒，频频举杯向因在非洲大陆探险而享有盛誉的旅行家们表示敬意。客人们按照从古老的英国流传下来的优良传统，依名字开头字母的顺序为他们的健康和他们的荣誉干杯。这些人有：阿巴迪、亚当斯、亚当森、安德森……最后就是弗格森博士，他通过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尝试，把所有这些探险家们所取得的成就联结起来，把有关非洲大发现方面的系列材料补充完整。

第二章

《每日电信报》上的一篇文章——学术刊物之间的笔战——彼得曼先生鼎力支持他的朋友弗格森博士——学者科尔内的答复——打赌——给博士提的各种各样的建议

第二天是1月15日，《每日电信报》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

非洲终于要公开它那辽阔荒野的秘密了，一位现代俄狄浦斯将给我们一把钥匙，打开六十个世纪以来博学之士们无力打开的那扇神秘之门。在过去，寻找尼罗河的发祥地——fontes Nili quorerere——被看做是疯狂的举动，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巴尔特博士沿着丹纳姆和克拉珀顿的足迹一直走到了苏丹；利文斯通博士从好望角到赞比亚盆地进行他那无畏的探险之旅；伯顿船长和斯皮克船长发现了那个巨大的内陆湖，为通向现代文明开辟了三条高速路。这三条路的交叉点正好就是非洲的心脏，从来没有哪位旅行家有幸抵达此地，现在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完成这一重任。

这些坚韧不拔的科学界先锋们未完成的事业如今就要变成现实了，因为塞缪尔·弗格森博士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至于博士此前的种种伟大的探险事迹想必读者朋友们已经了然于胸了。

这位无畏的发现者打算乘气球从东向西穿越整个非洲。据可靠消息称，这次让人惊叹的旅行的起点就定在东海岸线上的赞比亚岛。至于到达的地点，那恐怕就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关于这次科学探险的计划已于昨日在皇家地理学会的会议室里正式通过，会议投票表决为这一计划的实施筹集了两千五百英镑活动基金。

这项危险的事业在人类探险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将向读者连续报道其进展情况。

可以想象，上面这篇文章在科学领域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起初，它激

起了一股怀疑的风暴，说弗格森博士是巴拿姆发明的一个纯粹虚幻的人物，巴拿姆在美国活动了一段时间以后，现在又来计划捉弄英国人了。

在二月号的日内瓦《地理学会会报》上刊登了这样一篇幽默的答读者信，这篇文章非常巧妙地讽刺了伦敦皇家学会以及他们烹制的那条非同一般的鲟鱼。

但是彼得曼博士在哥达出版的《公报》中发表的文章，使得日内瓦的媒体立刻变得哑口无言。彼得曼博士私下里认识弗格森博士，并且担保他这位大无畏的朋友的危险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另一方面，所有的怀疑很快就不攻自破了：旅行的准备工作已在伦敦如火如荼地展开；里昂的几家工厂都收到一张大订单，订购为制作气球所需要的丝绸；最后，英国还将皮耐特船长率领下的“决心号”运输船指派给探险者，由他支配。

紧接着，成千上万封鼓励信纷至沓来，贺电也从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蜂拥而至。有关探险的细节在巴黎《地理学会会报》上有完整的报道。还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刊登在 V. A. 莫尔特—布伦先生主编的《旅行、地理、历史和考古新年鉴》上。W. 科内尔博士在《德国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报告式的文章，详尽地论证了这个旅行计划的可行性，成功的几率，存在的客观障碍，空中航行模式的巨大优势等等，对这项事业予以极大的支持，只是对于已选定的出发地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应该从阿比西尼的小港口马苏亚出发，这样更好，1768 年詹姆士·布鲁斯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探寻尼罗河源头的冒险之旅的。此外，文章还以毫无保留的赞赏语气说到，以弗格森博士的坚强毅力和言出必行的无畏品质，他肯定能出色地完成这次旅行任务。

英国得到这样的荣耀，《北美评论》十分妒忌，无论如何也压制不了心中的不快。因此它百般嘲笑博士的计划，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怂恿博士在探险的半途中径直飞到美国来。

总而言之，不用浏览全世界所有的杂志，从《福音教会公报》到《阿尔及利亚与殖民地杂志》，从《传教年鉴》到《传教士新闻》，没有哪家科学杂志不在对这件事说三道四，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伦敦有许多人纷纷下赌注，甚至全英国都是如此，首先，他们赌弗格森博士其人是真的存在还是虚构的；其次，他们赌旅行本身，有人认为根本就不具备可操作性，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旅行一定可以圆满完成；再次，他们赌冒险活动是否能够成功；最后，他们赌弗格森博士是否能够平安归来。许多人投下了巨额赌注，仿佛是在埃普索马的赛马会现场似的。

于是，无论是相信这事的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人，无论是博学之士还是

无知之人，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博士身上，一时间他成了名人，而他自己还丝毫不知道呢。在他这方面，他乐于提供有关此次旅行的最详尽的信息。许多大胆的冒险家毛遂自荐，主动提出要与博士一起分担风险，并分享成功的荣耀。但他都予以拒绝，却并不说明拒绝他们的原因。

许多专门研究气球转向机械结构的发明家蜂拥而来，推荐自己的产品，但他一概不予接受。当有人问起，他自己是否已经发现了某种可以取代这一机械结构的系统时，他总是拒绝给予任何解释，只是比以往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旅行的准备工作中。

第三章

博士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怎样形成的——迪克·肯尼迪抵达伦敦——一项出乎意料但并不完全是唬人的提议——一条丝毫也让人感受不到鼓舞的谚语——有关非洲殉难者的几句话——气球的优势——弗格森博士的秘密

弗格森博士有一位朋友，事实上，他们的性格并不是说完全一样，因为两个完全相像的人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友谊的。

但是，尽管迪克·肯尼迪与塞谬尔·弗格森两人拥有不同的品质、才能与脾性，却又心心相印，差异并没有给他们的交往带来什么大碍。事实上，情形恰恰相反。

迪克·肯尼迪是苏格兰人，他完美地演绎了性格坦率、处事果断、头脑固执这几个词的含义。他住在爱丁堡附近的利斯城，而且说实话，那里只不过是“老熏炉”的郊区而已。有时候他会捕鱼，但无论在哪里，他一成不变的身份便是猎人，这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因为他是喀里多尼亚人的儿子，他已经在高地的群山之间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攀登技巧。他被公认为是优秀的射手，因为他不仅能将子弹射中刀刃，而且能将子弹劈成完全相等的两半，如果把这两半放在天平的两端称量，就会发现二者的重量相差无几。

肯尼迪的相貌很容易让人想起沃尔特·斯各特先生在《修道院》一书中所塑造的赫伯特·格伦丁宁其人。他身高六英尺还不止，举止优雅，行动敏捷，而且似乎还天生具备强劲的力量；一张脸被太阳晒成了深棕色，一双黑眼睛充满了友善，与生俱来的勇敢神气，一眼望去，就能看出他浑身散发出一种稳健、纯净、可靠的气质，那是美丽健康的苏格兰人身上所特有的。

这对朋友是在印度相识的，当时他们同属一个团队。当迪克外出捕猎狮子和大象时，塞谬尔就去搜集植物和昆虫标本。他们每一个人都堪称是自己那一行中的佼佼者。许许多多稀有的植物种类成了博士的战利品，这些标本在科学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绝不亚于一对大象牙。

而且，这两位青年从来没有机会救对方的命，也没有互相帮过对方什么

忙。然而，他们之间却建立起了始终不渝的友谊。命运有时会将他们分开，但心灵的惺惺相惜又总是将他们联结起来。

自从回到英国以后，由于博士不时进行远途探险，两人便常常离多聚少。但是，博士一回来，就必然要去迪克府上拜访，不只是去叙叙旧，而是要在老友的府上住上几个星期才肯罢休。

苏格兰人回忆过去，博士忙于为未来做准备。一个向后看，另一个向前看。弗格森身上有永不枯竭的激情，肯尼迪却出奇的冷静平和——这就是两人的悬殊差别。

博士自西藏之行过后，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没进行新的探险活动。迪克以为他这位老友的旅行本能和探险欲望终于灰飞烟灭，心中便十分高兴。他心里总是在想，老那么折腾下去，说不定哪天就会连命也搭上的。无论一个人为人处世多么有经验，他也不可能永远都能平安无事地在食人族和野兽之间穿行呀。于是肯尼迪力劝博士急流勇退，他为科学作出的贡献已经够大的了，远远超过了人类所赋予他的荣誉。

对于老友的劝阻，博士总是不予回答。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埋头进行那些深奥的计算，一夜又一夜在数字堆里穿行，用一些奇形怪状的仪器做实验，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这些东西。不难猜测，他脑子里正在构思什么伟大的计划呢。

“他在琢磨什么呢？”肯尼迪满腹疑惑，一月份，他的朋友离开他回伦敦去了。

有一天早上他在看《每日电信报》的时候才终于恍然大悟。

“我的天哪！”他叫道，“这个愚蠢的家伙！这个十足的疯子！乘坐气球穿越非洲！这真是荒谬至极的事情！原来近两年来他费尽心机琢磨的是这事儿！”

现在，读者朋友，如果我们把这些惊叹号看成是一连串狠狠砸在桌面上的拳头，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迪克在说这些话时的心情了。

他那忠心耿耿的老管家埃尔斯拜丝想方设法安慰他，说也许这整件事情只不过是——

“根本就不是的！”他说，“我还能不了解我的朋友？这不正是他一向的处事风格吗？空中旅行！他现在居然嫉妒起海鸥来了，真是岂有此理！不！我敢向你保证，他不能这么干！我得想个办法阻止他才行！他！要是由着他的性子来，总有一天他会飞上月球的！”

肯尼迪又是着急又是生气，当天晚上便坐上了开往伦敦的火车，第二天一早便赶到了伦敦。

四十五分钟后，一辆出租马车便将他载到位于希腊大街索霍广场的博士寓所前。他咚咚咚登上台阶，重重地在门上敲了五下，宣布自己的光临。

出来开门的正是弗格森本人。

“迪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他喊道，但脸上却丝毫没有有什么惊讶的表情。

“正是本人！”这就是他得到的回答。

“哎，亲爱的朋友，冬天正是打猎的好时节，你怎么会在伦敦呢？”

“没错！我就是在这儿，在伦敦！”

“那么你来这儿有何贵干呢？”

“我来阻止一件荒唐透顶的事。”

“荒唐透顶！”博士说。

“这张报纸上所说的事是不是属实？”肯尼迪掏出那份《每日电信报》，指着上面的文章问道。

“啊！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报纸真是太爱搬弄是非了！不过，你先请坐，亲爱的迪克。”

“不，我不坐！——你真是想进行那样一次冒险尝试吗？”

“当然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我——”

“你准备的东西在哪儿？让我给它们点儿颜色瞧瞧！我要把它们砸个稀巴烂！哼，还有条不紊呢，我倒要看看！”

这位可敬的苏格兰人越说越来气了。

“好了，冷静点儿，亲爱的迪克！”博士说道，“你之所以生我的气是因为我没有事先把新计划通知给你。”

“你竟把这称做你的新计划？”

“我一直都很忙，”博士对他的打断毫不理会，继续说道，“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关照！不过请放心，在出发之前我一定会写信通知你的。”

“噢，是吗！我真是倍感荣幸啊。”

“因为我本来打算和你一起进行这次旅行。”

听到这话，那苏格兰人活像一只受惊的羚羊猛地跳了起来。

“啊！这么说，你是当真想让他们把咱俩关进白特尔汉姆疯人院！”

“亲爱的迪克，我非常希望你能一起去，我拒绝了其他所有的人，唯独挑选了你。”

肯尼迪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听我给你讲上十分钟，你就会感激我的！”博士说。

“你是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假如我拒绝跟你一起去呢？”

“你不会拒绝的。”

“但是，假如我会拒绝呢？”

“那我就自己去。”

“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肯尼迪说，“如果你确实不是在开玩笑，那我们得就这事好好地讨论一番。”

“那么如果你不反对的话，亲爱的迪克，我们就边吃早饭边讨论吧。”

这一对朋友在小桌的两端面对面坐下，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一盘土司和一个大茶壶。

“亲爱的塞谬尔，”那位有运动家精神的人说道，“你的计划太荒唐了！根本不可能实现！它完全不像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那只有等我们试过了以后才能下结论！”

“但是你压根儿就不应该去尝试。”

“那么请问，为什么不应该呢？”

“因为这事太危险了，太困难了。”

“说到困难，”弗格森语气严肃地回答道，“它是等着人们去克服的，说到危险，谁敢保证自己一辈子都不会面临危险？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包含着危险，甚至坐在自家的桌子旁都有可能是危险的，或者将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并且，我们应该把即将发生的事看成是已经发生了的，我们必须从未来中看到现在的影子，因为未来就是不久以后的现在呀。”

“好了好了！”肯尼迪耸了耸肩，叫道，“你还是和从前一样，宿命论者！”

“没错！但要从这个词好的意义上去理解。我们别再为命运给我们安排了什么这样的问题而庸人自扰了，我们也不会忘了英国的那条古老的好谚语：‘一个人如果命中注定会吊死，那他就决不会被淹死！’”

肯尼迪无言以对，但他仍然列举出了一大堆很容易就能想到的理由来驳斥博士，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么，好吧，”经过一个小时的讨论之后，他说道，“如果你决心已定，非得进行一次穿越非洲大陆的旅行——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不会快乐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沿着常规路线走呢？”

“为什么？”博士反问道，他的兴致被挑起来了，“因为迄今为止，所有沿常规路线走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从蒙戈·帕克在尼日尔河被杀到弗格尔在瓦代失踪；从奥德内死于米尔和克拉珀顿死于萨卡图到法国人麦桑被砍成碎块；从莱恩少校被图阿雷格人杀害到汉堡的罗舍尔 1860 年初死于非命，非洲